

文博馆里的千年骏马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马，象征着奔腾不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马年新春，记者走进我市文博场馆，探寻藏在文物里的“马元素”，感受别具一格的马文化魅力。

2月27日，记者走进市博物馆。展厅内，十尊汉代陶马静默伫立。它们神态各异，有的昂首扬鬃、气势昂扬，有的侧目凝神、沉静内敛，宛若一支整装待发的马队。市博物馆社教部主任高雅琼告诉记者，这批陶马头均为汉代遗存，出土于临颍县固厢乡一处汉代墓地。该墓地最早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2012年，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供水配套工程建设，考古人员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陆续出土十余件汉代陶马头，分为彩绘陶马头与灰陶马头两类。

“这些陶马头虽身体不太完整，但其形态、神韵各异，是反映我市汉代丧葬文化与手工业水平的珍贵实物资料。”高雅琼说，这批陶马头大多为中空形制，长颈挺拔、眼球凸起、张口嘶鸣，完全符合《相马经》中良马的形态标准，部分器物表面仍可见红、白矿物彩绘痕迹。这不仅体现了当时



市博物馆展出的十尊汉代陶马头。

高超的制陶工艺，还实证了汉代漯河地处交通要冲、畜牧业发达、马文化兴盛的历史图景。

高雅琼表示，马在汉代被誉为“邦之利器”，既是征战坐骑，又是商贸与交通的重要载体。这批文物无声

印证了汉代“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景象。

2月28日，在泰山路北段的德泽陶瓷博物馆内，一幅长328厘米、宽40厘米的汉画像石拓片同样以“马”为魂，再现了丝绸之路的壮阔史诗。画面中，“大使车”由三匹骏马驾驭，胡汉骑士列阵弯弓，风沙、劲骑、猛虎跃然石上，画面气势雄浑。

“这幅拓片是十多年前我从南阳一位收藏爱好者手中获得的。”德泽陶瓷博物馆馆长林平告诉记者，她当时一见便十分喜爱，与收藏者深入交流后，最终得以收藏这幅拓片。该拓片的原石出土于张寨封地范围内。尽管拓片上中端坐的尊者身份目前尚无法确切认定，但结合出土背景与历史环境综合推测，不排除为表现张骞相关事迹的可能。为纪念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功绩，原汉画像石的收藏者将这件作品命名为《张骞出使西域》。

一陶藏汉韵，一纸记丝路。十尊陶马头寓意“十全十美”，画像石拓片承载“万里通途”。马年新春，走进身边的文博场馆，与千年骏马相遇，在文物中汲取蹄疾步稳、奋发向前的精神动力。



《张骞出使西域》拓片(局部)

沙澧饮食文化

一汤贯古今 一味动中原



■左大杰 左二杰

晨光尚未刺破中原平原的薄雾，一股热烈而醇厚的香气已在舞阳县北舞渡镇的街巷间奔涌。这香气具有奇特的穿透力与召唤力——它牵引着各地来的食客，催促着游子加快脚步，吸引着直播的镜头对准那口氤氲蒸腾的黄铜锅。

锅中，老师傅手持近一米长的木勺，匀速搅动。汤汁浓稠，随着搅动泛起琥珀色的光泽，牛羊肉和数十种香料的碰撞激发出独特的香味，而筋与粉条在升腾中纠缠，于是就有了这道独特的美食——北舞渡胡辣汤。

店外排队的人，有凌晨驱车百余里专程赶来的夫妇，有下车直奔此处、宣称“不喝这碗汤不算到家”的外地务工者，还有架着专业设备、向网友实时展示“舌尖上的沸腾”的美食博主。一碗定价亲民的热汤，何以成为连接游子与故乡、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符号？

答案深藏在汤锅之下翻腾的历史长河中，镌刻在古镇青石板上被岁月磨亮的车辙里，凝结在几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匠心坚守里。

这碗汤的“鲜”，源于沙澧河畔的优质牛羊，其驯化传统可溯至远古时期；对数十种香料复杂、精妙运用的智慧，何尝不是先民探索滋味、追求美好生活精神的现代表达？北舞渡胡

辣汤，堪称中原农耕文明与饮食智慧在当代市井中的“巅峰回声”。

胡辣汤风味的形成与声名的远播，则与北舞渡明清时期的极度繁华直接相关。凭借沙河“四季通航”的黄金水道，这里跃升为连接江淮、中原、西北的“水旱码头”，享有“北通汝洛，南联宛襄……江南山货、东方海盐，由此中转”的枢纽地位。“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更是其繁荣的实录。

鼎盛时期，古镇商号逾五百家，山陕、江浙、湖广商贾云集，竞建会馆。山陕会馆那精雕细琢、至今巍然的彩牌楼，无声诉说着当年商贾的财力、魄力与审美。

繁荣催生了庞大的码头工人队伍。深秋寒冬，朔风凛冽，工人们急需廉价、扛饿、驱寒的热食。民间智慧应运而生：以本地牛羊为底，加入胡椒、辣椒，佐以面筋、粉条，在码头有了胡辣汤的雏形。

无论起源市井还是宴席，其核心逻辑一致：在南北物流、人流、文化流的交汇点，西域的胡椒、中原的花椒、岭南的八角等数十味香料，随着商队在此汇聚、碰撞、融合。这碗汤，从诞生便是商业文明的产物，是南北风味融合的结晶。它从劳工的粗瓷海碗，流入商贾的精致瓷盏，征服各阶层，成为这座“中州巨镇”最平等、最温暖的市井图腾。

因国雨胡辣汤的工艺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今已传至第五代。第四代传人因国雨，凌晨三点半必现身灶间。“火候差一分，味道差十里。”他固执选用本地羊，严守古法配比数十种香料。2021年，北舞渡胡辣汤制作技艺正式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因国雨是代表性传承人。但守正不意味守旧。2018年，他投资建厂生产速食胡辣汤，让乡愁通过电商飞越山海。“老味道要守住，新路子也要闯。”如今，因国雨胡辣汤的门店超60家，袋装产品年产值破千万元，带动就业数百人。

丁国华胡辣汤的店主丁国华，是家族胡辣汤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这手艺是刻在骨子里的。”他精选优质牛羊肉、纯手工红薯粉条，十余道工序一丝不苟。2016年开店后，迅速

吸引央视、河南卫视等媒体关注报道。2020年，他开办工厂，推出真空包装产品，让传统美味突破时空限制。“如何将制作流程规范化、精细化，是我常思考的问题。不能砸了‘北舞渡胡辣汤’这块金字招牌。”丁国华授徒严格，其女丁冰冰已在开封开店，将家乡味道传播更远。店内，来自周口的学徒刘亚正苦练“手洗面筋”绝活。这道关键工序，关乎汤品的口感。

老宛家胡辣汤的年轻掌门宛利民，在继承祖传手艺后，做出了细腻而大胆的调整：微减花椒、辣椒用量，使口感更显醇和，以适应现代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的需求。“传承不是复印，而是在理解精髓后的优化。”他同样投身速食产品研发，并翻修店面，实现制作透明化。“老祖宗的好东西，得用现代方法更好地传下去。”他的经营信条是诚信、干净，从当年爷爷挑担沿街叫卖，到今天通过网络将真空包装汤品发往全国，变的只是形式，不变的是对品质的执着。

这几家代表性老店，共同构成了北舞渡胡辣汤的地域风味。它们各有秘方，口味微妙，却共守着对原料的敬畏、对工艺的苛刻。一碗汤背后，是一代代传承人关于诚信、勤勉的价值接力。

如今，这碗汤所释放的能量已远超饮食范畴，成为驱动区域特色发展与文化认同的强大引擎。

“为一碗胡辣汤奔赴一座城”已成为现实图景。数据显示，平日专程前来品汤的食客日均数千，节假日高峰期可达三万至五万人次，辐射漯河、

平顶山、许昌、周口等城市。这强大的“味觉引力”，正高效转化为产业动能。

它串起了一条惠及城乡的产业链：上游带动规模化牛羊养殖，中游仅优质红薯粉条年采购量就超千吨，下游老字号门店、标准化工厂、电商销售创造了大量就业。2024年5月，漯河市发布的《北舞渡方便胡辣汤》等三项团体标准，为这道非遗美食的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基石。舞阳县正谋划建设胡辣汤产业园，旨在打造集原料种植、研发生产、品鉴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群。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这碗汤成了文旅融合的核心线索与金字招牌。游客的动线自然而然地从汤店延伸至山陕会馆，触摸商埠遗风；再至贾湖遗址博物馆，聆听九千年前骨笛清音，完成一场从味蕾到文明的深度溯源之旅。漯河市精心设计的“美食漯河·智造之旅”线路，正将贾湖文化、商埠文化、美食文化“串珠成链”。

“一碗汤，让我们找到了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绝佳切入点。”舞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它连接着厚重的过去，也连接着活跃的当下与可期的未来，是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抓手。”

作为中国食品名城，漯河正致力将深厚饮食文化与现代食品工业体系深度融合。从北舞渡胡辣汤的产业化探索，到双汇、卫龙等企业的全球驰名，漯河正践行着“农耕文明重要源头”向“现代食品产业高地”的精彩跨越。这碗汤，由此升华为一座城市产业认同与文化自信的鲜活注脚。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脉络、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示地方饮食特色，本版开设《沙澧饮食文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的美食，探源有关沙澧饮食文化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姓生活的浓浓烟火气；与美食相关的非遗、老字

号及老手艺，介绍其不断传承发展的制作技艺；从古籍、地方史志、诗词、民谣记载的漯河美食中，发现传统饮食蕴含的深厚文化。

稿件要求1500字以内，文笔朴素平实，侧重于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挖掘，展现漯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字解“二十四节气”系列

字解惊蛰

■王智丹

“春雷响，万物长。”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是惊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惊蛰，二月节。《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古人观察到，春雷响起后，原本蛰伏在土壤、洞穴里的蛇虫鼠蚁纷纷苏醒，开始活跃于田间地头，于是便有了“惊蛰”之名。

从文字学角度解读，“惊蛰”二字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惊”繁体作“驚”，《说文解字·马部》：“驚，马骇也。从马，敬声。”“驚”本义为马受惊，引申为惊动、唤醒之义。《汉字简化方案》总结古代用字经验，将形旁“馬”改为“犭”，用于表示人类情绪；以“京”代替“敬”作声旁，新造“惊”，兼顾了书写便捷与语义契合。在惊蛰节气中，“惊”主要指春雷惊动万物，打破冬日的沉寂，让自然界焕发出新的生机。春雷如同大自然的闹钟，准时唤醒沉睡的生命，开启新的生长周期。

《说文解字·虫部》：“蛰，藏也。从虫，執声。”汉字简化时，因“執”简化作“执”，依偏旁类推，“蛰”简化作“蛰”。“蛰”本义为动物冬眠。段玉裁注：“凡虫之伏为蛰。”在寒冷的冬季，许多生物为了躲避严寒、节省能量，会进入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减缓，仿佛陷入沉睡。而到了惊蛰，随着气温升高、春雷响起，这些蛰伏的生物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变化，便纷纷苏醒过

来，开始活动、觅食、繁殖。“惊”与“蛰”二字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惊蛰节气的核心内涵。“蛰”是生物在特定季节的生存策略，体现了生命的韧性；“惊”则是对生命的唤醒，展现了大自然的活力。二者的结合，不仅准确描述了惊蛰时节的物候现象，更蕴含着古人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知——生命在顺应自然中积蓄力量，在自然的召唤下绽放活力。这种认知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古人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

《逸周书·时训解》中关于惊蛰物候的记载：“惊蛰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桃始华”即桃花开放，“仓庚鸣”即黄鹂开始鸣叫，古人认为动物之间会发生变化，看到鹰少了，鸠多起来，就认为是“鹰化为鸠”，总之惊蛰是到了桃花盛开、黄鹂鸣叫、布谷鸟飞来的时节了。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准确把握惊蛰时节的物候变化，并将其与农事活动相结合。唐代诗人韦应物在《观田家》中写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生动描绘了惊蛰时节春雨滋润、春雷始鸣、农民开始春耕的景象，展现了惊蛰与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漯河地处黄淮平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食品工业城市。每年惊蛰前后，漯河的田间地头便热闹起来，农民们忙着准备春耕，为一年的农业生产拉开序幕。

追溯汉字源流 弘扬许慎文化



万象更新(篆刻)

春福(篆刻)

刘永恒 作

知识窗

马字溯源

“马”，这个看似简单的汉字，每一笔都藏着岁月的痕迹，每一种形态都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从远古先民的刻画到如今的日常书写，马字的源流串联起汉字演变的脉络，映照看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

“马”字最本真的模样，藏在古老的甲骨文中。古人以象形之法造字，将骏马的身形凝练于刀笔之间：头朝上，背向右，尾朝下舒展；颈背的鬃毛以三两笔简括勾勒，四足劲健分明，仿佛下一秒就要跃然而出。这种对形态的精准捕捉，足见马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那时的马，是出行的伙伴、劳作的帮手，更是征战的良驹。正因为人们日日与马相伴，方能将其神韵深深刻入文字。

金文里的“马”字更灵动，特意突出了炯炯有神的双目，仿佛能透过字形，感受到骏马喷薄欲出的力量与锐不可当的英气。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字的演进，“马”字逐渐褪去具象的形态，走向线条化与规整化。小篆中的“马”字，已难觅完整的马形，却在笔画间依旧保留着骏马的神韵；转折处的刚劲利落，恰似骏马遒劲的筋骨。

到了楷书阶段，繁体的“馬”字笔画繁复却结构严谨，下部的四点底如同骏马的四蹄，稳稳承载起整个字的重心；而简化后的“马”字，仅用三画便囊括其后，笔画简练，既方便书写，又暗合骏马的矫健姿态。这种演变绝非简单的笔画删减，而是在实用需求与审美追求之间的精妙平衡。每一次字形的调整，都映照着时代的变迁，延续着文化的传承。

“马”字的源流，从来不止于字

形的演变，更在于其含义的丰富与延伸。许慎《说文解字》释“马”为“怒也，武也”。这恰是古人对马之性情的精准概括——马既有昂首怒目的刚劲，亦有驰骋疆场的勇武。正因这份独特的精神特质，“马”字衍生出诸多关联义项：古人称同类中的形体较大者为“马”，如马蜂、马骡，皆因其体型出众；“马”还借指计算用的筹码，《礼记》中“请为胜者立马”的记载，便印证了这一用法。

而随着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关键，“马”字更被纳入部首，衍生出众多相关汉字——或记马的种类，或载驭马的动作，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马字家族”。

“马”字的源流里，更蕴藏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古人爱马、赞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寄托于与“马”相关的文字与意象之中。“千里马”象征济世贤才，“龙马精神”传递昂扬向上的斗志，“马首是瞻”代表坚定的追随与信赖。从《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韩愈笔下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再到杜甫“射人先射马”的写实描绘……“马”的意象始终与家国情怀、人理想紧密相连。这些与马相关的诗句与典故，让“马”字超越了单纯的文字符号，升华为深植于民族文化的精神象征。

如今，我们书写着简洁的“马”字，使用着由“马”字衍生的词语，更不应忘记其背后的源流与深意。“马”字的每一笔，都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每一种含义，都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马年话“马”字，追溯其演变源流，既是对汉字文化的致敬，又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

据《西安晚报》